

約拿單如是說

那牧童真箇不凡！
雖然，站在一起剛過我的肩。
他敬畏上主的尊名，不容未受割禮者褻瀆，
他愛上主的子民，不容他人侵犯。

我聽說那歌利亞每天來耀武揚威，
已經有四十天，
再有耐性人，就算是石頭也該冒煙！
以色列中真沒有男子漢？
豈能裝聾作啞，對神的仇敵視如未見？
怎能給那大個兒嚇破了膽，
我聽說竟然有這種荒唐的事，
氣忿忿離開在家鄉的後備防綫。
我特地來向父王請戰，
就算我一個人也不怕孤單！

就當我走近帳幕前，聽見有個年輕的聲音
在與我父王掃羅交談：
“孩子！你還是少年，
他是久經疆場，有許多經驗...”
“王啊！不過，我也是有好些操練—
我做醒看守羊群，不怕長夜幽暗。
有獅子等野獸來攫取羊羔，
我奮起追趕，從獸口救出我的羊羔，
靠耶和華的名，能徒手把獅子撕成兩半！
看那大個子的一身行頭打扮，
那還不只是外觀！
那些沉重的銅器鐵器，把自己弄成半癱瘓；
他跳躍不能離地多高，
奔跑準難以達到多遠；
如果摔倒了想要再站起來，
得要不了一個人來扶攙。
不論多麼好的裝備，
都會給留下弱點。
王啊！我不能任他褻瀆耶和華的聖名！
我必然靠主得勝，求你
讓我順從神的召喚，
讓我出戰！”
“不過，我可愛的英勇孩子，既然
你決心要去，就得照着戰場的規範；

那是殺伐的事，可不是戲玩；
刀槍沒有眼，重則會使人喪命，
輕則傷殘！
來吧，你不曾置辦裝備，
且借用我的盔甲，我的長劍！”

我感覺到他真實的關懷，
不僅是在用人之際必須的手段；
我真不知道父王也有他的溫愛，
他居然卸下盔甲給那孩子穿！

孩子卻拒絕了；回答還近乎爭辯：
“感謝大王的關愛和恩典，
陛下的御體高大，僕人配不上，
我試過，也感覺十分不習慣；
而且裝備保護周全，
也失去應有的輕靈矯健。
戰場那地方本來就是危險，
但靠上主的保守，賜給我十分平安。
我還是卸下盔甲，兵器，
仍然用我的機弦，和順手的牧竿！”

我聽了孩子的豪言，
真為以色列的勇士們羞慚；
我佩服他的敬虔，
同情他的宏願，
景仰他的勇敢；
但他要面對的是忒般
高大巍巍的強敵，我不能不捏一把汗。

戰鼓聲雷動群眾吶喊，
以色列久閉的營門忽然開關，
不再畏縮像草木怯避嚴冬的酷寒，
陽光送來了春日的溫暖。
以色列的兵將展開笑顏，
荷戈的戰士成群排列，
噢！擁簇着一個穿牧裙的孩童出現！
非利士人的偉人歌利亞依然出陣，
低頭看，大衛身高只稍過他的一半！
我聽見歌利亞嘲諷的聲音：
“以色列中真箇已經再沒有戰士，
把一個牧童派來賠墊！”

可惜這麼嫩小的身軀，
還不夠野狗作為早點！”
大衛機敏的回應說：
“大個子不過是多浪費了人間幾碗飯，
我來攻擊你是靠耶和華的聖名，
你來攻擊我是靠賴銅戟和弓箭，
你的生命要終止在今天，
我要把你偉大的身軀作烏鴉的晚餐！”
對罵聲音落下，兩人漸漸湊近，
好箇大衛！
我竟沒看清他的機弦如何甩出彈丸；
一顆石子嵌在歌利亞兩眉中間，
血和腦漿迸裂流得滿面；
他巍峨的身軀訇然倒下，
好像以拉谷缺少了半截小山！
陰暗的太陽變得明亮，
以色列的歡呼聲響成一片。
大衛平靜的走近那偉大的屍體，
借他自己的刀把他的頸項割斷；
提着那巨大的頭顱歸隊報捷，
侵略者的大軍如驚鳥渙散。

我的心跳動，洋溢着歡喜，
耶和華的選民終歸勝利。
我走上前擁抱光榮的英雄，
全然的敬佩五體投地！
把我的弓和刀都交給了他，
也給他披上我脫下的戰衣。
現在你就不必再回家牧羊，
要開始牧民並作我父的戰士。
那一天，我和大衛在神前結盟—
從今後我是小兄，你是老弟！

非利士人不再成軍各自潰敗，
以色列人向迦特和以革倫尾隨追趕。
光復了亞西加和梭哥，把侵略者
逐出邊境，
得勝的大軍似是全然不知疲倦。
城中的婦女們聚集歡欣舞蹈，齊呼叫：
“掃羅殺死千千！
大衛殺死萬萬！”
實在說，那只是百姓的狂歡，

既非是統計的數字，
更不是民意測驗；
絕沒有人要發動政變造誰的反，
也沒有人要把掃羅王朝推翻；
哪裏能找偌多人的人民來殺戮，
幾句歌謠又何必認真來看？
這種小事，大人物絕不應該去計較，
豈不是說宰相的肚裏能撐開船！
無論如何，我父王可另有別想，
他聽到就變了臉，晴空成爲陰天。
他認爲是民心歸趨大衛，如水趨川，
嘔，自己的王位將何以堪！
誠實說，我倒沒心過不去，
讓大衛作主帥我甘任次官。
唉，是真實並非謠言：
撒母耳確去過伯利恆膏立大衛，
作以色列的王子孫相傳。

我父掃羅，對甚麼神的旨意全然不管，
他只是雄心妄想朝代萬年。
不讓別人有機會結黨干政，
他先是把大衛安排在身邊；
誰知道他另有陰謀暗算，
要把女兒許配大衛網羅牽纏。
命他取非利士人的陽皮作奇異聘禮，
就這樣，米甲被利用作爲羈絆。
我倒歡欣，摯友成爲妹夫至親，
這樣會情誼永固同心爲國結緣。
哪知父親還是心有不甘，
屢次的叫他去打仗冒險犯難。
無奈神保守屬於祂自己的人，
大衛每戰必勝聲譽更如日升中天。
藉刀殺人不成功何如親自動刀，
老人家先派心腹去進行窺探；
虧他說出口要除滅女婿兼大將，
因嫉妒受鬼役該是困難的熬煎！
我愛大衛，又不敢公然違抗父命，
真叫我左右爲難，被夾在中間；
父親罵：“你這狗娘養的傻兒子，
豈不知耶西的兒子在，你將失去江山？”
大衛說：“我兄啊！我絕不反抗，
寧願自縛雙手，成就你老父的意願！”

“我和你是異體，共有同一顆靈魂，
怎能忘記曾結盟在真神的面前？
誓要團契一心遵行上主的意旨，
復興以色列服事人民發揚國權！
父和我也知道神膏立你作眾民的王，
我願意輔佐你作宰相毫無怨言。
容我去探知我父心底的真意，
幫助他恢復理性，聽信我良言相勸。
如果他理智泯沒鐵心要殺你，
我指引你逃向山林，兄弟啊！
至於我，彼此相愛有神為證，如金石堅，
我祝福你，為你恆切禱告眼淚流乾。”

大衛和我抱頸痛哭，內心如絞，
不得已依依惜別，走上了各自的路程。
他的山寨基地大部在猶大支派亞杜蘭洞，
作為長子，約拿單怎能不隨父住在王宮！
父親一天天衰老，仍然是那麼頑冥不靈，
鎮日喊“攘外必先安內”，盤算着鬥爭！
一次復一次的興師圍剿，
一次復一次的落空，
讓好功利的押尼珥跟在他後頭，
我總是託辭沒有一回肯從征。
不再勉強我，我們父子彼此心知肚明，
我的心給了大衛，共同盼望神旨完成。

大衛流離在西弗曠野和瑪雲，
在深山密林的地方藏身。
我約拿單一再的去艱難訪求，
幾乎是搜山剔谷殷勤探尋。
我在那極為僻靜的窮谿發現了他，
跟隨的僅有六百襤褸的小群。
大衛依然不改原有的英氣煥發，
使我從遠處就能夠立刻辨認。
“大衛啊！今天我第一夜留在這裏，
我們曾在神前立約誓共浮沉；
我知道到天國的道路佈滿荊棘，
即使吞咽樹皮草根，我也甘作你的輔臣！”
大衛的回答，大衛必須這樣回答：
“我兄約拿單啊！我感覺你熾熱的心。
你父掃羅已年老不能沒有長子服侍，
押尼珥是利慾熏心重權勢的投機分子，

並不能禍福相依長久共存；
你有責任先回去父子在一起，
我們兄弟同工，要待老父進入墓門。”
說完話互相道別叮嚀珍重，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推心置腹談論。

非利士人的風暴吹過南地高原，
迦特和以革倫入侵燃起了烽煙。
銀號吹響了一遍又一遍，
卻不曾盼得渴望的押尼珥來救援——
他是掃羅的堂弟，親密的戰友，
這傢伙，難不成只內戰內行，竟忘了戍邊？
我父掃羅已經進入老年，
高過眾人的身軀彎曲像已縮短；
呼求耶和華，天卻像銅一般，
沒有異象，沒有夢指示沉默也無預言。
可憐的老人似失魂喪膽，手脚發顫，
求神不應，他竟然轉去求鬼，只增加煩亂...
他任盾牌丟在一旁，似乎沒有細心備戰，
老邁的脚步沉緩無力，對飲食生厭；
我們三兄弟和父親在一起，如困獸在欄，
對當前的局勢，傻子也不敢樂觀。

明天，也許最後一天。
棕樹低下了頭，
草木都掩着臉，風止息了，
旌旗懶得開展，
我懷着一樣沉重的心，跟隨以色列的受膏者
緩慢的走向基利波山。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